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蒼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五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四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樂府

關山月

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也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齊賢

曰吳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皆熟味之自

不褊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天山至玉門關不為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耳非以天山為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度也

人還

士贊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地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

築城於青海中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

嘆息未應閒

齊賢曰邑一作色閒一作還

獨漉篇

士贊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

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詞為父報仇太白則為國雪恥耳今錄古詞于題下曰獨獨祿祿

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噫噫雙鴈遊戲
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
我心何念與之同并空床低幃誰知無人夜衣
錦綉誰別偽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
欲活何為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
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
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
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

齊賢曰蘇子由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

所作如浮花浪蕊其詩云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雄劍掛壁時時

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

齊賢曰列士傳

曰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干將鑊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鑊邪鑄為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鑊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鑊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神鷹夢澤不顧鵠為君一擊鵬搏九天士贇曰幽冥錄楚文王少時雅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王見其殊常故為獵於雲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獨瞪目遠瞻俄而雲際有一物翱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便竦翮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此詩比興之意謂士之

用世則當為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猶
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

士贇曰太白此詩不過引秦
皇漢武巡海求仙之事以通

諷諫

耳

登高丘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

齊賢曰列子
五山一日岱

輿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其根無所連着隨潮
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
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汎於大海仙聖
之播遷者扶桑半摧折白日沈光彩齊賢曰十洲記
巨億萬計

扶桑半摧折白日沈光彩

齊賢曰十洲記
扶桑在碧海中銀

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

士贇曰東方朔十洲
記鍾山在北海子地

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
帝之治處也秦皇漢武事見前卷
精衛費木石鼃鼃無

所憑

齊賢曰精衛徙木石事見一卷註士贇曰紀年周
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鼃鼃

以為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
共規方駕鼃鼃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太白詩蓋祖江
淹賦
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

劫寶玉精靈竟何能

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
劉向傳曰始皇塚見發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鑿牧者行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椹漢高紀
項羽掘始皇塚收其財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乃燒
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士贇

取玉匣金鏤

曰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
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乎

陽春歌

士贇曰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

流芳發色繡戶中

士贇曰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有掖庭椒房披香發越注云長安有披香

殿

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

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齊賢曰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

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

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世宜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

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士贇曰西京雜記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弱行步進退色如紅玉擅寵後宮漢書趙飛

燕體輕能

掌上舞

楊叛兒

士贇曰樂錄楊叛兒亦曰西曲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

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為叛也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

齊賢曰九域志新豐故驪戎國在京兆府士贇曰西京雜

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餅鬪雞蹴鞠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扮揄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故犬羊鷄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賁贈月餘致

累百金 何許最關人 烏啼白門柳 烏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

家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齊賢曰魏志張邈傳呂布自稱

徐州刺史太祖征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即此地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懼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漢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士贇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雙燕離

士贇曰琴操三十六離曲中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繡戶

長相見

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上有玉樓十栢二魏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

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雞盡巢亦空

齊賢曰漢

元鼎二年作栢梁臺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虞氏家記吳白門闔廬作至秦始皇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北樓故
存 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心

中

齊賢曰南史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

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為認後歲此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士贇曰高誘曰寡婦曰孀此篇其太白自嘆之作乎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鑾得幸時也栢梁失火去喻遭讒放還時也中三句喻從永王璘璘敗以累遭責時也末四句是白嗟嘆之語謂放逐之餘思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

士贇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

士贇曰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

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

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

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歛

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

齊賢曰史

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

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飛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

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
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舉觴酌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賢齊

曰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
臺士贊曰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
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
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
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
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
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此意
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
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
德其至矣乎何以濁清為哉太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
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
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

子二王以母失寵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諱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瑤琚與妃之兄薛輔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為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亡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議濶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歟其意微而婉矣

于闐採花

士贊曰樂錄于闐採花者蕃胡四曲之一太白此篇則借明妃之事以興

世之君子不遭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思張九齡雖遣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旨意皆自

國風中來

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

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

齊賢曰西域傳于闐

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

翻在深宮裏自古妬娥眉胡沙埋皓齒

齊賢曰西京雜記曰杜陵畫工

毛延壽善為人醜好老少必得真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

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形狀後匈奴求美
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
帝怒殺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為人極
醜皮膚染漆行年四十嫁不售齊宣燕於漸臺無鹽詣
之召見為陳四殆王立拆漸臺拜無鹽為后士贇曰此
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瞶借聽於人而賢不肖易
置者讀之令人感歎

鞠歌行

齊賢曰陸機序漢宮閣下有含章鞠室
靈芝鞠室士贇曰王僧虔宴樂技錄相

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太白此詞始則傷士
之遭讒廢棄中則羨乎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
重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
識士也亦借此自况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下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

連城白壁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刖足鬼

齊賢曰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卞和事見前卷士贇曰箋云興者謂蠅之為虫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士贇曰管子云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

惡也

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未悟其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配偶也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又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高歌甚悲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鼂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倩曰妾聞

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馬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倩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喜報公齊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得以治云云

時賤如泥

士贊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而獻繆公繆公用之

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微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市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

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為上卿

朝歌鼓刀叟虎

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

此老翁

齊賢曰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磻谿石在鳳翔府號縣東南十八里有投竿跪餌兩膝所着之

處士贊曰太公事見前卷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谿

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渚即太公釣處今謂之九谷
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
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
遺迹猶存是磻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
注于渭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
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
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
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
望知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士贇曰管子法言篇桓
其異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
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也羽翼之故寡人
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此詩蓋深嘆今之人無知人
之鑒卒之無可奈何唯雙目送飛鴻以寄興耳太白負
才而不用於時豈
亦有感而作乎

幽澗泉

士贇曰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

齊賢曰琴譜有幽澗泉曲

善

手明微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颼颼兮萬尋

士贇曰物理論

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

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

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淩淋浪以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

澗泉鳴深林

士贇曰此謂澗泉松風之聲猿鳴客愁之狀皆寫於琴聲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

士贇曰樂錄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清商曲七曲之一也按

文選石崇樂府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是
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
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
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
云爾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四句亦有王
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

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

士贇曰鮑照詩曰君不見城上日今隳沒

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
太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東升之時
若明妃之西嫁則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
無東歸之日矣

生之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齊賢曰漢書呼韓單于既死子達立

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士贊

曰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

士贊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

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身材人天子內官如淳曰孺

子者乃幼少稱也太白

蓋即其題而賦之也

中山孺子妾持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

絕世人

齊賢曰孺子宮人也士贇曰李延年妹事見陽春歌注

桃李出深井花豔

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

網塵戚姬髣髴入春市萬古共悲辛

士贇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為皇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髣髴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迺欲倚汝子邪迺召趙王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名曰人彘

荊州歌

士贇曰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荊州樂又有荊州歌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

縹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

齊賢曰瞿塘在夔州東一里冬水淺

石屹然露二百餘尺夏水漲沒水中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唐志江陵府本荊州南郡有荊門縣撥穀布穀也士贇曰按元和志白帝即夔州城所據與赤平山相接初公孫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自稱曰白帝更築城名曰白帝城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士贇曰雉子班漢短簫饒歌二十二

曲之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治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擒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

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趨悍誰能爭乍向草中耿

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齊賢曰樂書梁三朝樂有車輪折肱伎辟邪伎青紫麗伎潘岳

射雉賦逸羣之雉擅場挾兩注逸羣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

天地至廣大何

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

合太清

齊賢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逍遙於

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淮南子曰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不擾民士贇曰莊子讓王篇湯伐桀克之以讓

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自沉於廬水天寶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歟

相逢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亦

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古有所思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有所思又漢短簫

鏡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嗟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

此樂
脩食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
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

蓬壺

士贇曰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若正作

碧色甘香味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太上帝太真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子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身十丈者
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

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士贇曰長鯨青鳥見一卷注仙

傳麻姑自與王遠會後即於海州東海衮玉山坐化至今有紀異觀奉其肉身觀有女道士焉

久別離

士贇曰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牕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

使人嗟

士贇曰錦字是用竇滔妻蘇氏織錦作回文詩贈夫事見織錦回文詩序

至此腸斷

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颿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白頭吟

士贇曰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事見詩內註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

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

士贇曰錦水即成都錦江橋之水也圖經

曰汶江一名流江涇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田萬頃蜀中謂流江為笮橋水此水濯錦鮮於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他處

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

多異心

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

金屋貯之士贊曰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干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廢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麴為生日湯餅耶帝勃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湮作碧羽帳賦諷帝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王湮之賦與

相如事絕類太白
可謂善於引喻矣
一朝將聘茂陵女
文君因贈白頭吟

東流不作西歸水
落花辭條羞故林

士贇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

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皚如山上雪皎
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又曰今日斗酒會
明且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復淒
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
止不聘
妾焉
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

縈抱兩草猶一人心不如草

齊賢曰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女蘿松

也
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

齊賢曰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草
江東亦織為席號西王母席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

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
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

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

齊賢曰戰國韓憑為宋康

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何作詩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烏鵲雙飛
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
之宿夕木生墳有鴛鴦栖其上音聲感人化為蝴蝶臺
在開封府士贇曰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此詩其為明
皇寵武妃廢皇后而作乎其詳見二卷註唐詩人多
引春秋為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讀
者自見蓋王皇后乃元宗為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
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枕遊仙
之時夢中或者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辭悅意悲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

士贇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
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
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

齊賢

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
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
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
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
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
上好神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因奏大人頌天子
乃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士贇曰司馬相如
傳相如遊獵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後通邛笮乃拜相

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已蜀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初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相如不憶

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

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隨紫羅襟五更雞三唱清晨白

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

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

士贊曰司

馬相如傳相如客游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邛通卓文君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

文君之臨邛賣酒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
為富人五起者五更而起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
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

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

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鸛鵲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掛無由

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

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

祇今惟有青陵臺

齊賢曰趙后妹名合德有紫玉九雛
釵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悲以所着

鸛鵲裘就市人楊昌貫酒淮南子注鸛鵲長脰綠色其
形似鷹一曰鳳凰之別名也秦女弄玉吹簫樓上得仙

故曰秦樓士贊曰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府庫珍寶尤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九藏歷然無碍人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殺之

採蓮曲

齊賢曰秦州唱採蓮歌齊景公造採蓮舟令宮人采女撐之士贊曰樂錄草木

二十四曲內有採蓮曲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

風飄香袂空中舉

齊賢曰樂書採蓮之舞衣紅繪短袖暈裙雲鬟髻乘綠船持花士贊曰若

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

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

士贊曰樂府遊俠曲二十一中
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

號沙宿瀟湘浦

士贊曰月令仲秋鴻鴈來圖經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

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

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齊賢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送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木長劍竦

雲端士贊曰韓詩外傳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司馬將軍歌

士贇曰樂府遺聲征伐五曲內有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

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劒直斬長鯨海水開

齊賢曰九域志章華

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甘氏星經曰北落門師一星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士贇曰意此時必有盜弄兵於荆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也我見樓船壯心目

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

齊賢曰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旐士贇曰爾雅釋名熊虎為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

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為嬰孩

齊賢曰唐

藝文志有玉帳經大將軍有此河魁在九星為文曲漢文六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大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耳

戲

羌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

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

士贇曰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內有梅花落注云胡笳曲也阿

繹迴亦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齊賢曰周官大司樂

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象貌題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君道曲

士贇曰太白自註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

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可成

牆積德為厚地

士贇曰軒后黃帝也常先太山稽黃帝之將相小白夷吾劉葛事並見前卷

結襪子

齊賢曰古樂府曰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士贇曰樂府遺聲遊

俠二十一曲
中有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

太山一擲輕鴻毛

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匿作

於宋久之乃出其筑與其善衣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

結客少年場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客少年場註云取曹

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為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註云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為吏部所

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

之詩全祖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

士賈

曰紫燕古駿馬名

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

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

齊賢曰越有處女能劍術越王聘之處女

將比見王道逢老翁自稱猿公曰吾聞子善劍術隨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猿公即跳於竹林槁折墮地處女即接末猿公操本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八因舉枝擊之猿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士賈曰珠袍凡俠客皆有之亦服制如此吳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鴻鈎名事見三卷註

杯酒殺人都市中

士贇曰劇孟事見三卷註

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

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士贇曰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燕丹子曰荆軻與秦舞陽入秦秦王陞戟而見燕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荆軻刺秦王事見前卷註可互觀之

長干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去上

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

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

齊賢曰吳都賦注江東謂山岡間為千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

民居之號為千中有大長千小長千皆相屬

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

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

柱信豈上望夫臺

齊賢曰望夫臺在忠州南十里士贇曰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

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

觸猿聲天上哀

士贇曰圖經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

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灩澦堆在瞿塘峽蜀江之心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

下人以此為水候蓋五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月水漲時不可行船也

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
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上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
遠直至長風沙齊賢曰渝州記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
如巴字是為三巴又以永寧為巴郡同
陵為巴東徙龐義為巴西謂之三
巴長風沙隸池州蓋江行地名也

其二

士贇曰宋山谷先生黃魯直云太白集中
長千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

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和尚書李十
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
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
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看瞑暗吟
藝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
不入他人作者畧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

吾言考之今按吟藝字出列子註
云夢寐中語也吟吾南切藝音詣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

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

齊賢曰九

域志岳州巴陵郡治巴陵縣洞庭與沅江會于岳陽樓
前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真州所治舊為揚州
東貞縣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

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暗無邊行人在何處

齊賢曰湘潭縣在
潭州南九十里

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

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

愁水復愁風

齊賢曰說文翬赤雀翠青雀也

古朗月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中有明月篇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雲端仙

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團白兔擣藥成問言誰與餐

士贇曰太

平御覽虞喜安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
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傳玄擬天問月中何

有白兔

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烏天人清

且安

齊賢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士贇曰蟾蜍蝕月見

一卷註李善曰大明月也言月將夕也

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

如何悽愴推心肝

士贊曰按此詩借月以引興日君象月臣象蓋為安祿山之叛兆於貴妃

而作也玄宗自天寶後內嬖貴妃妃復私祿山傾動天下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國忠死兵不解帝使力士問故荅曰禍本尚在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縊祠下此即所謂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也至於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謂時無能誅祿山之人掃清國步也陰猜此淪惑去去不足觀者謂貴妃以淫亂召禍言之恥也固不足觀矣然天下由此而亂乃白之所深憂而心肝為之摧也其忠憤之意溢於辭外亦哀而不傷者歟

上之回

士贊曰漢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闕望諸

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魏曰克官渡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也吳曰烏林言周瑜破魏

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
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也北齊曰珍闕
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
也後周曰平竇泰言太祖討平竇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

齊賢

曰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恩踈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

金輿向回中

士贇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

萬乘出黃道千

旗揚彩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

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日行黃道言人

君動法於日也士贇曰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屯兵處

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

宴歸來樂未窮

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士贇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回中者不過溺志於神

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時明

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

士贇曰樂府遺聲怨思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

齊賢曰契丹有黃龍府

天山三大雪豈

是遠行時

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

春蕙忽秋草莎雞鳴西池

風摧寒櫓響月入霜閨悲

齊賢曰莎雞即今紡緯促織也櫓木名祖叢切

憶與

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

不見流淚空自知

白紵辭

士贇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

鄉水國自多鳧鶩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為白紵在雅歌為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

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士贇曰郡縣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二

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屨廊西施洞太白此詞全篇句意間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今錄鮑辭于后可參看之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弦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

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沈沈美人一笑千黃金

齊賢曰鮑照白紵曲曰千金顧笑買

芳年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

齊賢曰鮑照詩月幌垂霧羅

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其三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

傾城獨立世所稀

齊賢曰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練二曰青犢三曰漏影長安有

狹邪行麗服鮮芳春短歌曰蘋以春暉士贇曰鮑照白紵舞歌辭吳刀楚製為佩褱傾城獨立見前註

激

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

士贇

曰激楚清聲也鮑照白紵辭車高馬煩客忘歸按此三篇句意字面皆與明遠詩相出入豈此曲體制當如是邪抑擬之而作也會有知言者矣

鳴鴈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鳥獸二十一曲中有鳴鴈行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

士贇曰淮南子曰北

誘曰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一一銜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

行接翼往復還

士贇曰說文岱山高峻鳥飛不越惟有

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

門山出鴈鴈過鴈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鴈見蘆懼之不敢捉

客居煙波寄湘吳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

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為乎

齊賢曰周禮矰矢也鄭康成曰結繳

於矢謂之矰說文曰繳生絲縷也士贇曰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於簾下有鴈雙飛東方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

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

常銜長蘆可數寸以防矰繳矰音曾繳音酌周禮毋得

春夏探卵彈射飛鳥按此詩其太白遭難避禍而作觀

其辭亦可哀矣

妾薄命

士贇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太白則為漢武廢后陳

皇后而作末章詩句則有所感寓也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士贇

曰阿嬌陳皇后小名事見前註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

不肯暫迴車

士贇曰陳皇后擅寵嬌貴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

雨落

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

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齊賢曰說苑曰安陵

纏寵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
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士贇曰太
白之詩其旨出於國風往往寄興深遠欲言時事則借
古喻今此詩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明皇王后
也二后事迹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究
其所原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
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作翠羽帳賦冀以諷帝
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太白此詩其作於翠羽帳賦之
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
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哉辭意悽慘讀之令人感歎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

士贇曰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寶元年更名

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

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

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為鄯善治杆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充殘

齊賢

曰神爵中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都隆奇因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為屠耆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信讒殺右賢王父子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揚單于右與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

士贊曰漢匈奴傳匈奴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其畜之所多則牛馬羊北海即瀚海也雖居燕

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頰玉盤

士贊曰燕支山契丹

之境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

齊賢曰旄頭胡星也蜂攬猶蜂之聚叢也

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

誰是疲兵良可嘆

齊賢曰魏太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

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則流沙非一地矣何時天

狼滅父子得閒安

士贇曰史天官書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

狼正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之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四

謹案卷三第二頁前五行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
陽海山刊本陽海訛海陽據漢書地理志及水
經注改又至德二載更名刊本二訛三據唐書
地理志改

第二頁前六行湘水自陽海下全州刊本湘字上
訛衍則漢二字今刪

第四頁後六行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刊本錯
訛諸據戰國策改

第五頁後二行但見悲鳥號古今刊本鳥訛鳥又
雄飛鵑從繞林間刊本鵑從訛從鵑據全唐詩
改

第八頁後六行生入謁刊本入謁訛又謂據史記
酈生傳改

第十頁前五行而輕我如鴻毛刊本我訛食據本
詩正文改

第十頁後四行因作此歌刊本作此訛此作據舊

唐書樂志及古詩紀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吾始困時刊本脫時字據史
記增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知時有利不利也刊本時上
衍我字據史記刪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鳩者不噎之鳥也刊本噎訛
咽據後漢禮儀志注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越絕書刊本訛吳越春秋檢

吳越春秋無此文據越絕書記寶劍篇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越王取純鉤示之刊本越訛
吳又燭揚其華粹如芙蓉始生刊本燭揚其華
訛作薛曰光乎據越絕書記寶劍篇改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刊本
子訛不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改

第二十九頁前六行願枉車騎過之刊本枉訛在
據史記信陵君列傳改

卷四第一頁後八行獨獨祿祿按古詩紀作獨祿
獨祿此從晉書樂志

第二頁前二行夜衣錦繡刊本衣訛求據古詩紀
改

第二頁前八行如浮花浪蕊刊本蕊訛藥據蘇子
由藥城集改

第十頁後一行積水為渚刊本渚訛陣又今謂之
丸谷刊本丸訛凡據新校正水經渭水注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石崇樂府刊本崇訛嶺據文選
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皚如山上雪刊本訛作曉如山
下雲又聞君有兩意刊本聞君訛良人又故來
相決絕刊本來訛與絕訛別又今日斗酒會刊
本會訛間並據文選及古詩紀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蹀躞御溝上刊本御溝訛作溝
水據文選及古詩紀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湘水自陽海發源刊本源訛泝
據水經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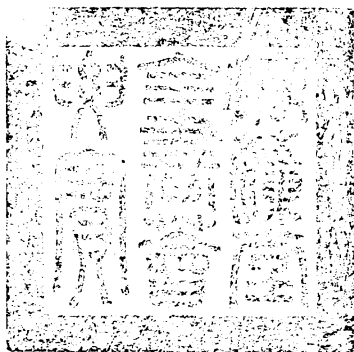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六行皇帝敬勞將軍刊本敬訛來據
史紀及漢書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長安有狹邪行刊本狹訛狄
據古今注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句意字面刊本句訛可面訛
固今並改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屠者信讒殺右賢王父子刊
本父子下複衍父子二字據漢書匈奴傳刪

第二十九頁前五行烏籍都尉刊本脫尉字據漢書
匈奴傳增又六行北海即瀚海也刊本瀚訛上
今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徐錫福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五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

僧虔技錄相和歌琴
調三十八曲有此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
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嘆我

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掛身雄劍藏

玉匣陰符生素塵

士贊曰雄劍見二卷註陰符經太公所著

廓落無所合流

離湘水濱借問宗黨間多為泉下人

齊賢曰爾雅宗族有母黨妻黨

生

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

士贊曰山海經云東海中蟠桃其卑枝間曰東北鬼門萬鬼出

也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

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

士贊曰周秦者東西二都也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

以造化為大鈞陸機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門壑攬衣不及裳拊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成丘

荒墳壠日月多松栢蔚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太白此詩與陸機詩相出入
故全錄

君子有所思行

齊賢曰樂府君子有所思言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惟宴安滿盈

所宜敬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君子有所思行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

齊賢

曰南山終南也咸陽縣在京兆府西四十里秦漢隋唐所都士贇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

息

齊賢曰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

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

艸

士贊曰文中子曰大哉中國衣冠之所自出也

廐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

齊賢

曰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以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方四十八監唐兵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處兵外有南衙北衙禁軍伊臯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

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曾西

飛匿

士贊曰伊尹臯陶衛青霍去病也

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

士贊曰齊

景公悲牛山事見二卷註唐至於天寶盛之極矣此詩乃戒滿盈之作也可謂憂深思遠者矣

東海有勇婦

士贊曰樂府正聲漢鞞舞歌五曲有闕中有賢女魏曰明明魏皇晉

曰洪
業篇

梁山感杞妻痛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士

贊

曰劉向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
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
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
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
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關獲甲首三百莊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乘之
實而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
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
遂進關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
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
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杖楯伏炭
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

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
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
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
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
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
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又崔豹古今
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
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
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操
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劉向新序楚熊渠夜行
見寢石以為伏虎開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
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况
乎人心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然若流

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

十步兩躡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

此伉儷憤粲然大義明

士贊曰蘇子卿全節歸漢處子學劍見前卷註左傳註伉敵也

儷偶也

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

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

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士贊

曰漢刑法志孝文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乃罵女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詔除肉刑具為令列女傳趙津女涓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

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漉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涓乃攘袂操楫而請簡子許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棹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豫讓斬空衣

有心竟無成

齊賢曰史刺客傳豫讓者晉人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

智伯而三分其地漆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必為報仇而死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之豫讓持刀謂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釋去之居頃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使人問之豫讓也

於是使兵圍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報智伯矣遂拔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

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齊賢曰通鑑外紀曰吳王僚子慶忌居衛養士欲報仇闔

廬患之子胥薦要離要離曰請君罪以逐臣殺臣妻子焚之往投必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奔衛有間與慶忌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梓而投之江浮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曰舍妻子為君忠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為故主殺新主不義梓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

黃葛篇

士贊曰樂府遺聲草木
二十一曲中有種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纂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

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

齊賢曰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綌

服之無斃即此意精為絺粗為綌士贊曰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煩縲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縫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性貞專

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迹

士贊曰師古曰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詩

七月流火註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前漢律厯志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驩州日南郡梧州蒼梧郡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

雅之作也今由虬蜉輩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吁是亦未之思耳

白馬篇

士贇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龍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

齊賢曰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師古謂長安安陵陽陵茂

陵平陵此為五陵而霸杜皆不與士贇曰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良曰杜陵霸陵在南餘五陵皆在北故曰五陵漢書曰徙吏三千石高訾富人

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袍齊賢曰王子年拾遺記曰越勾踐以白牛馬祠昆吾山之神以其山赤金成八紐一曰掩日二轉魄三斷

水四懸剪五驚鯢六滅魄七却邪八貞剛以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周穆王時西

湖獻昆吾刀長鬪雞事萬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
一尺切玉如泥

手接太行孫

士贇曰鬪雞及萬乘事並見二卷註

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

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

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

齊賢曰唐志隴西道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今為西和州

築長城起臨洮今在州西二
十里由空峒山傍洮水東

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

齊賢曰季布傳人言其勇使酒難近
士贇曰蕭曹蕭何曹參皆漢相國

羞入原憲室荒淫隱

蓬蒿

士贇曰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

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宜病夫原憲曰吾
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此詩
寓貶於褒寄揚於抑深得國風之旨讀者宜細味之

鳳笙篇

士贊曰樂府遺聲歌鐸
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飡金液
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

欲嘆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纖指

士贊曰內經上界
玉京註曰玉京無

為天也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

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維

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

士贊曰列仙
傳王子喬者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鼓氛吹日精長不歸秋山露冷沾君衣此篇遊仙詩

怨歌行

齊賢曰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代為怨歌行士贊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也

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詩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

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沈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

齊賢曰古辭有

怨歌行班婕妤好擬之士贊曰漢書班婕妤好自鴻嘉後上
稍淫內寵稀復進見趙飛燕譖婕妤好祝詛後宮及主上
遂退處東宮 鸛鸛換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奏

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士贊曰列子鍾期死伯牙絕絃又悲心更微此

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怨而不誹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

士贊曰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

士贊

曰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有黃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鞞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

曉戰

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

士贊曰周禮鼓

八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
旅辨其聲用傳介子斬樓蘭王事見前卷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銜恩甚握

雪海上飡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士贇曰漢

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
食天雨雪乃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
為神廼徙武北海無人處武至海上廩食不
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破月氏事見前卷註

其三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挿羽破天驕陣

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盡麟閣獨有霍嫖姚

齊賢曰古

今注曰始皇七馬一曰追風九域志渭橋在京兆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士贇曰彎弓辭漢月者出漢塞而深入敵境也挿羽者箭在腰也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遶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螢
飛秋窓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無時

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齊賢曰古今注曰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上林賦張揖註沙棠

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邊

月隨弓影胡霜拂劒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齊賢曰漢

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龍沙謂龍底之沙後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亦上書上感其言召超還士贇曰漢文帝紀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兵

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士贇曰李

將軍傳匈奴入殺遼東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底此六詩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士贇曰來日大難者即古樂府善哉行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

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

來日一身携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

過千春

齊賢曰言始者貧苦今幸歡樂當思遠圖仙人相存以下皆寓言

仙人相存誘

我遠學海凌三山陸總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

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

木齊賢曰司馬曰蟪蛄寒蟬一名蜉蝣春生夏死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

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士贊曰詩意謂黃帝猶知以道為重師問

廣成視天位猶蟬翼之輕以求長生久視之術而下愚之士乃戀浮榮聞道而笑亦可哀矣

塞上曲

士贊曰樂府塞上曲者古征戍十五曲之一也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齊賢

曰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唐太宗初即位頡利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房元齡馳六騎出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翼日刑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上突厥引退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縣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原白池二縣

女無華色

齊賢曰前漢匈奴傳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

冒頓依阻其中匈奴名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妻閼氏言可愛如臙脂

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齊賢曰瀚北海名士贇曰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便橋既盟之後貞

觀中太宗思雪此恥乘其國亂乃命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節度六總管之師十餘萬征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走保鉄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獨奔沙鉢羅行軍

副總管張寶相擒之其國遂亡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初破定襄帝喜曰靖以騎三千蹀血窮廷取定襄古未有此足澡吾渭北之耻矣此詩是美頌一時勲德借漢為喻也

玉階怨

士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太白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

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士贊

曰水晶簾以水晶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

襄陽曲四首

士贊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

仍為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為之辭焉太白此詞述史而已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

齊賢

曰九域志襄州襄陽郡治襄陽縣渌水漢水也士贇曰樂府都邑二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蹋同鞮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籬倒着還騎馬

齊賢

曰晉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氏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士贇曰韻釋帽也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齊賢

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晉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南州人征市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祭享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齊賢

曰晉書習郁家有大池

大堤曲

齊賢曰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張柬之大堤曲曰南國多佳人

莫若大堤女士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

齊賢

曰禹貢嶠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

春風復無情吹我夢

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士贊曰樂府常歡林辭曰分手桃林岸遂別峴

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西流

宮中行樂詞八首

奉詔作士贊曰樂府遺聲行樂四十八曲有宮中行樂詞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
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
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
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齊賢曰三

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李白外傳開元中
沈香亭牡丹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

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齊賢曰十

洲記承淵有金臺玉樓漢書孝成
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

其三

盧橘為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

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齊賢曰應

劭曰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大宛以蒲萄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改漢使求蒲萄
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
之上林苑蒲萄宮士贊曰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馬融
笛賦近世羌笛從羌起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其四

玉樹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
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齊賢曰淮
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於
月士贊曰樂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
士及朝臣相和為詩大樂令
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曲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牕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

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士贊曰唐

禮樂志天授鳥歌武后作也天授年號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昭陽殿名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豔

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齊賢曰三

輔舊事桂宮內有明光殿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謝朓詩紫殿肅陰陰三秦記曰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傲之

目為藏鉤風土記藏鉤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鳥又曰為此戲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
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
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齊賢曰蕭

何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史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士贊曰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女

清平調詞三首

齊賢曰樂史序太白事曰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

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

詔選梨園中弟子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

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還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醒未

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

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綉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

學士士贊曰唐禮樂志平
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齊賢曰樂史太白遺事曰白既為此詞太真嘗吟之高力士終以脫靴為

深恥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獨拳拳如是耶
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
子賤之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
捍而止士贊曰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

貴妃子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此云枉斷腸者亦譏其曾為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為常事而忽之耳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沈香亭北倚闌干

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沈香亭以沈香為之如栢梁臺以栢香

為之也士贇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者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至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為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

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趙飛燕事迹全相
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為鑒知飛燕之為漢禍水而不惑
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
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耽遊宴之樂而
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
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譎諫之體太白
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
明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
哉

鼓吹入朝曲

士贇曰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鏡歌三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

命題添入朝字耳或者謂諷永王入朝而作

金陵控海浦淶水帶吳京
鏡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
植

鐘速嚴裝伐鼓啟重城

齊賢曰唐昇州楚共王里故曰金陵古今注短簫鏡歌軍樂也

黃帝使岐伯作以建武陽盛德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士贊曰樂府漢晉有短簫鏡歌二十二曲騎吹者即唐禮樂志所謂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後漢以鼓吹為軍中樂馬上奏之

天子憑玉几劔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

罷沐浴閒遨遊閨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齊賢曰周

禮天子左右玉几魏志功臣則賜劔履上殿閨風山名在崑崙上士贊曰此篇全得國風之體其為諷永王璘入朝無疑末句歸美朝罷休閒歡娛如此恩榮如此其氣槩亦可見矣

秦女休行

古詩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
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婿為
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
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慙聶政

姊萬古共驚嗟

齊賢曰唐百官志中尚署令掌供赦日樹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

黃金飾首銜絳幡長七尺承以綵盤維以絳繩將作監供焉擊柝鼓千聲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官與錢購或取絳幡而已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史聶政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聶政姊榮聞如韓市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

者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士贊曰：「此言勇於報仇，冒犯刑憲，如履虎尾而不畏，落虎之爪牙也。」隋禮儀志：齊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撾鼓千聲，釋焉。

秦女卷衣

齊賢曰：樂府解題有秦女卷衣言卷衣以贈所歡，莫筠歌曰：咸陽春草芳。

秦女卷衣裳，士贊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七曲有秦女卷衣。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願君

采葑非無以下體妨

齊賢曰漢書元帝行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

左右皆驚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妾當之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士贇曰劉向列女傳曰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沈水而死此亦比興之作焉觀其末章亦微而顯矣

東武吟

一作出東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士贇曰東武吟即樂府正聲東門行也

晉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劍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舖糜斯足不

求富貴也太白詩則自述其志也又王僧虔技
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

吟行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

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

齊賢曰尚書序好古博雅君子漢書鄼生長揖不拜

恭承

鳳凰詔歛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

齊賢曰事始曰

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而頒行禁中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

君王賜

顏色聲價凌烟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

錦衣入新豐

齊賢曰明皇嘗賜太白錦袍士贊曰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

乘屬車八十一乘千
乘萬騎名曰鹵簿
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

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

齊賢曰漢成帝時楊

雄從工幸甘泉還
奏甘泉賦以風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踈

散玉樽亦已空

士贇曰待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

寡友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才力猶可倚不慙世上雄間作東

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

齊賢曰東武太山皆

齊之士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士贇曰此詩乃太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抱材於世始遇而卒不合見

知而不見用卒章曰閒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
知已吾尋黃綺翁惓戀不忘之意悠然見於辭外亦可
慨嘆也已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士贇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有邯鄲

才人嫁為廝養卒婦蓋古有是事也

妾本崇臺女楊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雕歇

齊賢

曰杜預註左氏歌盡也士贇曰崇臺在邯鄲蓋本六國時趙武靈王故臺也

一辭玉階下去

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

至明發

齊賢曰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士贇曰此詩太白既點之作也特借此發興叙其睽遇之

始末耳然其辭意賸顧宗國
係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歟

出自薊北門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出自薊北門行太白此詞

則必為開元天寶之際命將征
伐吐谷渾奚怒吐蕃而作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虎

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

齊賢曰羽書羽檄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明主

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

絕幕殺氣凌穹蒼

齊賢曰古遣將出征伐人君親推其轂曰闡以外將軍制之沙土曰幕直

絕渡曰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颯彫

傷盡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士贇曰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都督府領州

八以伏部分置赤山州紫塞事並見四卷註

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

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

士贇曰匈奴官

號置左右賢王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傅介子斬樓蘭王事見前種落者謂宗種部落也此詩天寶已前之作也有頌之體焉

洛陽陌

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士贇

曰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北上行

士贇曰樂府征行曲太白此詞則言從軍征役之苦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

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

齊賢曰九域志太行山在懷州魏武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

哉何危危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士贇曰磴道閣道也

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

殺氣毒劒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

齊賢

曰此詩乃祿山初反時作也鑿齒指祿山奔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淮南子註曰堯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羆虎爪食人服虔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

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

鄉慘慼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

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
木不可食飢飲零露漿歎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日
王道平開顏覩天光

士贇曰按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
行役者之苦也太白此詩其作於

至德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
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讀者其毋忽諸

短歌行

士贇曰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
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

之意太白此詞雖擬之然其辭意
則出於騷肆為誕辭以寄興而已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
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

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

所願與人駐顏光

齊賢曰劫世也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

投壺設有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士贊曰康伯曰太極者無朕之稱不可得而名也

空城雀

士贊曰樂府內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却不言所始太白此詞則假雀以興

孤介之士安於命義幸得祿仕以自養苟避讒妬之患足矣不肯依附權勢踰分貪求也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羣不隨鳳凰族

齊賢

曰鷦鷯微小黃雀也關東謂之土雀又云女工又云巧婦又云女匠張茂先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

過數提携四黃口飲乳未嘗足

士贊曰劉向說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

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

士贊曰劉

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為烏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烏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心涉太

行險羞營覆車粟

齊賢曰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

曰前有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齊賢曰孟子曰莫之

覆車粟

致而者命也

菩薩蠻

士贊曰按此二詞至今其調猶存其所自始乎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
音塵絕，西風殘照，

漢家陵闕

士贊曰西京雜記漢有樂游苑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七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六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樂府

發白馬

士贇曰樂府遺聲車馬六曲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蕭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武

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

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史

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士贊曰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山

鐵騎若雪山飲流涸渟

海經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沱齊賢曰渟沱河在今深州士贊曰雪山山名揚兵獵

沱在西鐵騎馬之帶甲者其多如山其白如雪

月窟轉戰畧朝那

士贊曰後漢地理志安定郡在洛陽西千七百里有朝那城

倚劒

登燕然邊烽列嵯峨

齊賢曰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

蕭條萬里外耕

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戰金戈

士贊曰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

以武服兵也師古曰掃者謂盡除之如掃地然

陌上桑

士贊曰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曰艷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

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上桑有二此則引魯秋胡之事以為證也崔豹

古今注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

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

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為趙王家令

後為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為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頭也其辭有日

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

此其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其說如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筐蓋合為一事

也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不

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

齊賢曰漢官儀諸侯五馬士贇曰渭橋在長安見四卷羅敷行

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又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

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

齊賢曰羅敷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列女傳魯

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

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

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遇

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婦人當採桑以事

舅姑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家奉金遺其母使

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仕五年始得還乃悅路傍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死士贊曰古羅敷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又曰使君謝羅敷還可共載否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寒蠶愛

碧草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

暮高駕空踟躕

齊賢曰螢音將蟬屬士贊曰毛詩注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此六句乃是總

括一篇之意謂采桑之婦託心各自在矣路人挑之者亦何愚哉猶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他人縱招之豈能動其心哉碧草青梧亦古羅敷行盛稱其夫家好美之意也

枯魚過河泣

士贊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却無過河泣字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士

贊

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

蟻噬

士贊曰劉向說苑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

萬乘慎出入栢人

以為識

齊賢曰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目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

箕踞甚慢易之趙相貫高等為氣怒欲殺高祖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上過欲

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治張敖之罪識一作誠士贊曰栢人屬趙國師古曰本晉邑

丁都護歌

士贊曰古今樂錄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督

護丁眸收殯之達妻高祖長女也呼眸至閣下自問欲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

齊賢曰寰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通物曰商居賣曰賈

士贊曰按潤州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後漢書地理志吳郡丹徒曲阿由拳注云于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

天子氣始皇令囚徒十萬人汙鑿其地表
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即今丹陽也

吳牛喘月時

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

齊賢曰世說注云今之水牛唯

產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一唱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士贇曰此言水濁而成泥也

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

芒碭掩淚悲千古

齊賢曰唐志作督護此意謂行船於河河水渾濁不可飲雖使萬人鑿石

以通江水終不能得當熱而渴飲千古之人視盤石芒碭然豈不悲哉漢書高祖隱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音

忙屬沛國碭音唐屬梁國二縣之界士贇曰毛詩注滸水涯此言江滸則江之涯也太白樂府每篇必隳括一

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秦皇鑿北坑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知真主已在芒碭

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觸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興千古之悲耳或曰詩者所以抒下情而通風諭此詩乃是為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為喻耳按唐史天寶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淮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為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坻至雲陽西域通會市作邸閣今以首句觀之以詠此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為證附註吳事於末云

相逢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曰相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

亦曰相逢行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士

曰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伎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

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

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腦石為勒

白光琉璃為鞍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

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
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

千里思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一

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書報天涯士贇曰漢

書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天漢
二年將步騎五千與單于戰矢窮力盡遂降匈奴為右
校王病死蘇武字子卿以父任為郎天漢元年持節使
匈奴留十九年竟全節歸漢拜典屬國匈奴傳胡地沙
鹵多此篇是詠蘇武歸漢李陵送別悲嘆之意末句鴻
雁向西北因書報天涯者是槩括陵與武書所謂時因

北風復惠德
音之語耳

樹中草

士贊曰樂府遺聲草木
二十一曲有樹中草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

士贊曰此謂桑寄生也本草
圖經曰桑寄生出弘農山谷

桑上今處處有之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
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
色六月七月結實
黃色如小豆大

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

士贊曰服
虔曰取他

處土以增高
為客土也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

自有枯榮

士贊曰明皇之時諸王相繼
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

士贊曰樂錄漢短簫鏡歌二十二曲有
君馬黃晉曰金陵運言晉乘金運也北

齊曰定汝穎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會周將王思政於長葛汝穎悉平也後周曰哲皇出言高祖之聖德也援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李白之作其得古道乎如張正見蔡知君之流只言馬而已按謝朓云或聽鏡歌曲惟吟君馬黃古人知音別曲見於賦韻者如此後世只於言語上計較此道無聞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

齊賢曰詩我馬玄黃又亦

白其馬士贇曰興者謂馬之毛色雖不同而其為馬則一也人之才藝雖有異而其為人則均也

共作

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曜高冠何赭赫

齊賢曰風俗通

東西曰陌士贊曰此言俱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後兩句極貴顯之形容也各有千金裘俱

為五侯客

士贊曰此言仕於朝者各有所主也

猛虎落陷穽壯士時屈厄

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士贊曰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穽雖有牙爪無所復

施而同時儕輩不能垂一指之援獨善其身何取其為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缺乎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矣

擬古

士贊曰莆陽夾漈鄭先生曰始於太白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娥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出

門望帝子蕩漾不可期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士贊曰興

者謂當盛年之時攬鏡自照嘆其顏色之美好未有仇也復傷世之閒人如水鏡之無心而人者暫少忽老則似乎風中之花時難得而易失亦猶有志之士當強仕之時而不得進用雖有致君之心無自而遂君門萬里固不可期矣復曰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者復冀夫在位之人或者能汲引而進之於君側也其亦不忍自絕於君之意歟

折楊柳

士贇曰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

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不存見用黃鵠隴頭折楊柳等十曲

垂楊拂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牕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淒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

齊賢曰班

固燕然山銘註老上單于五月
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

少年子

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
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

丸落飛鳥夜入瓊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士贊曰章

臺流星並

前卷註

紫騮馬

士贊曰樂府鼓角橫
吹十五曲有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

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齊賢曰晉

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錦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古今樂錄紫騮馬曲蓋從君遠戍懷歸之曲

少年行

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三十二曲有少年行

擊筑飲美酒劒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士贇

曰并州兒事見五卷註

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擊魯勾踐爭

博勿相欺

士贇曰史刺客傳荆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

去遂不復會後為燕太子丹刺秦王不中敗死魯勾踐聞之私曰嗟夫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白鼻騮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
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

胡姬飲。

齊賢曰：毛詩有馬白顛，注的顛也。爾雅：馬黑喙曰騮。西京雜記：漢武帝得貳師天馬，常以玫瑰

石為鞍鏤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

豫章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

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

齊賢曰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與韓遘戰揮戈退日處

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

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

齊賢曰史記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本為休明人斬虜素

不閑豈惜戰鬪死為君掃兇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

艱

齊賢曰呂氏春秋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李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士

貳曰此言生於休明之世有征無戰之時素不閑習戰鬪之事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誠所至豈復憚險惜

死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髮成斑
齊賢曰史記注船上為樓曰樓船士贇曰落星灣在今
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記曰昔有
星墜水化為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泛於波瀾
之上至隆冬水涸則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箋
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
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

沐浴子

士贇曰樂府遺聲遊俠
二十一曲有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賢齊

曰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五臣曰察察潔白也汶音問垢
塵也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士贇曰滄浪釣叟即屈原
也詢所謂漁父者此詩全隱

括漁父詞之意前詩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
高此雲月亦此意也其太白涉難後之辭乎

高句驪

齊賢曰隋書曰夫余王嘗得河伯女生一卵一男子破卵而出名曰朱蒙夫余

之臣請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曰
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
蒙遂渡追不及朱蒙既建國自號高句驪以高
為氏都平壤漢樂浪郡士貳曰樂府遺聲蕃胡
四曲有高句驪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士

贊

曰按唐禮樂志東夷樂有高麗百濟中宗時百濟樂工
人亡散岐王為太常卿復奏置之然音伎多闕舞者二
人紫大袞裙襦章甫冠衣履樂有箏笛桃皮箏篳篥
歌而已金花帽白馬廣袖者當時樂舞之飾即所見而

詠之東海俊鶻名海東青此喻其
舞之快捷如海東青之快捷也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賢齊

曰古詩征人
相顧白如霜

綠水曲

士贇曰樂府解題
綠水者古琴操名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賢齊

曰馬融長笛賦中取度
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

鳳凰曲

嬴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攜手人影

滅彩雲斷遺聲落西秦

士贇曰嬴女弄玉也

鳳臺曲

士贇曰即古樂府蕭史曲也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

吹綵簫去天借綠雲迎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

士贇曰全

篇皆槩括蕭史弄玉事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此詩專詠此事

從軍行

士贇曰王僧虔宴樂相和歌平調七曲有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

齊賢曰九域志肅州酒泉郡領玉門縣玉門關在焉通典

羈縻州有金微山隸振武軍

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

齊賢曰桓伊善笛撰落梅

花曲尤盡巧妙士贊曰古今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有梅花落乃胡笳曲也

鼓聲鳴海上兵

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

士贊曰唐地理志自馬耆西五十里

過鐵門關

秋思

士贊曰秋思古琴操商調之曲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天

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

齊賢曰詩

注倉庚離黃也亦作鸛蕙草即蕙也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謂其鳴如紡緯士貳曰此詩亦嘆夫光景易流功業不建不知老之將至徒與草木俱腐耳有志者讀之當共為之喟然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

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士貳曰燕草者燕地之草秦桑者秦地之桑也燕北地寒草生

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秦桑低枝者興思婦之斷腸也言其夫方萌懷歸之心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先已腸斷矣猶秦桑之已低枝也末句則興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也此詩可謂得國

風不淫不
誹之體矣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白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

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齊賢曰單

于匈奴號也顏師古曰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唐志曰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

士贇曰燕支山名事見第四卷詩注按春思秋思二詩

戎婦詞爾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而望木葉黃落矣

秋高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既回矣今而不

歸是無歸之日矣蕙草乃女人所佩以宜男者亦復就

摧是一年之光景又虛度矣思婦之心當如何其悲也

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氣象安得復見於後世

哉

子夜吳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子夜晉曲也士贇曰古今樂錄清商曲子夜亦曰子夜

吳聲四時歌亦曰子夜吳歌晉有女子名子夜作是歌甚哀晉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之子夜之音同於白紵皆清商調也故梁武本白紵而為子夜吳聲四時歌明此子夜亦有晉聲者其實不離清商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
饑妾欲去五馬莫留連

士贇曰事見陌上桑

其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回

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

齊賢曰九域志越州若耶溪即歐冶子鑄劍之處士贇曰圖經

鏡湖在會稽郡南二十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五年為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迴三百一十里以畜水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羅山鬻薪之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縠教以行步三年而獻之吳王有西施家有東施家姓施而在西故曰西施圖經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

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有長安縣良人夫也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

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齊賢曰洮州臨洮郡治臨潭縣

對酒行

士贊曰樂府相和歌三十曲有對酒行古詞乃曹魏樂奏

松子栖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

齊賢

曰松子赤松子也九域志婺州金華縣金華山士贊曰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能坐在立亡後易姓為黃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安期先生

事見二卷註

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

遷改

士贊曰此天長地遠歲不留之意

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士贊曰此

詩其太白知非之作乎白少時見天台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目其為謫仙人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為三十六天帝外臣有志於仙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無寸驗因思古之所謂仙人如赤松安期者亦不復再見於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如無不化所貴乎仙者特其精神與天地同流耳反老還童留形住世之說誕也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世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良有以歟太白亦祖此意而作也

估客樂

士贇曰樂府清商曲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為布衣時常游樊鄧踐祚已

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重為感憶之聲梁改為商旅行其辭二首一曰昔經樊鄧後假揖梅根渚感昔追往

事意滿情不叙二曰有信數寄書無
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
嚙蛾對影恨離居
忽逢江上春歸燕

銜得雲中尺素書

齊賢曰嚙蛾嚙眉也

玉手開緘長嘆息
狂夫猶

戍交河北萬里交
河水北流願為雙
燕泛中洲

齊賢曰唐志貞

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交河郡中
都督府河水分流繞城下因名交河

君邊雲擁青

絲騎妾處苔生紅
粉樓樓上春風日
將歇誰能攬鏡看

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

漏長真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

合香

齊賢曰杜預左氏注幄帳也梁書中天竺出蘇合香是諸香汁煎之又曰大秦人採蘇合先榨其汁

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香也

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

照孤寢有便憑將金剪刀為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

不見君紅巾拭淚生氤氲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

一段雲

士贇曰禮記婦人或賜之蘭茝賜受獻諸舅姑又左傳燕姑夢蘭事則知蘭者婦人所佩之花

今夫從軍誰與媚哉幽鬱之情亦可見矣末句曰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意謂滔滔不歸則惟有

托夢以從其夫於四方上下耳
此亦極其懷思之形容也歟

少年行

士贊曰樂府遺聲游俠
三十一曲有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

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

齊賢曰唐淮南道古揚州之
地荀悅曰立氣岸作威福結

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士贊曰何無
忌傳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携蒲一擲百萬

少年游俠

好經過渾成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

滿筵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

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不惜

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

齊賢曰漢游俠叙曰

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

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徃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士贊曰

莫方言也遮音折此篇末章上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具眼者必能辨之

長歌行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有長歌行古今注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

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義和無停鞭功名

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

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

後強飲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士贇曰古詩浩浩陰陽移

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紵與素又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此詩意全出於此富貴神仙蹉跎兩失亦白自

嘆之
意歟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

蜀琴欲奏鴛鴦絃

齊賢曰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列女

之狀蜀都賦巴姬彈絃鴛鴦絃以雌雄也或曰成都雷氏善琢琴故曰蜀琴

此曲有意無人

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

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齊賢曰晉書嵇康宿華陽

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受康仍誓

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士贊曰此亦戍婦詞也
詞意悲而不傷怨而不誹可謂得國風體矣

猛虎行

士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

雍門琴

齊賢曰唐隴州汧陽郡汧陽縣有隴山雍門琴見前卷士贊曰隴頭水亦古樂府別離之曲正

與雍門琴相對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
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
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
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旌旗續

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

齊賢曰兩河道河南河北也

秦人半作

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

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一月丁酉陷東

京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安思順屯苑中鎮關中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衛送洛陽陳希烈張均張洵皆降祿山以希烈洵為相肅宗問李泌強敵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觀賊所獲女子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士贊曰秦人半作燕地囚者唐都長安秦地也京師既陷則人被驅虜而歸於幽燕也胡馬翻銜洛陽草者賊兵屯東京時牧馬於洛陽也

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

齊賢曰一輸一失謂正月安慶緒寇

潼關哥舒翰擊却之六月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軍於靈寶西大敗乾祐遂克潼關火拔歸仁執翰以降朝降夕叛謂至德二載正月安慶緒殺祿山即位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牛廷珣領安陽軍事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入洛陽慶緒走保鄴耿仁智說思明歸朝廷思明即囚安承慶遣

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河東節度高秀巖亦降十二月子昂至京師上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乾元元年六月李光弼以思明終叛陰使烏承恩圖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及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執承恩集將佐西向大曰臣以三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命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乾元二年再反正月僭稱大聖周王夏四月更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

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

齊賢曰史張良

者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東見
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
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常游下邳圯
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為王者師矣旦視之乃
太公兵法良因習讀之遇沛公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數
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
從之不去韓信淮陰人也貧無行釣於城下諸漂母有
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
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豈望報乎項梁渡淮信從之梁敗又屬羽羽以為郎中
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
楚歸漢漢王以為大將

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

避胡塵寶書玉劔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

士贇曰翰曰寶書真

也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

齊賢曰宣城客者太白自道也

嘗有贈宣城字文太守
及贈宣城趙太守悅詩
有時六博快壯心遠床三匝呼

一擲

齊賢曰招魂菑蔽象基有六博王逸注菑音昆王也蔽簿著以玉飾之方言曰秦晉間謂之簿吳楚

間謂之蔽或謂之箭或謂之基博推曰楚人每道張旭
簿著謂之箭投六著行六基故謂六博

奇心藏風雲世莫知

齊賢曰唐張旭善草書而好酒飲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

神助時人號為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

三吳邦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

齊賢曰通典曰吳郡吳興丹陽為三

吳士贊曰兩字蓋白與旭而兩也

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

齊賢曰漢書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王吏耿純說先武曰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

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士贇曰漢書贇曰蕭何曹參起秦為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為一代宗臣盛矣哉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

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

齊賢曰唐志昇州江寧郡溧陽縣唐禮樂

志白紵吳舞也七略曰漢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丈夫相見且為樂植牛

槁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士贇曰任

公釣魚事見一卷按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脈絡不相貫串語意斐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於此以俟知者

去婦詞

士贊曰此篇即顧况棄婦詞也後人添增數句而竄入於太白集中語俗意重

斧鑿之痕斑斑可見可謂作偽心勞

日拙者矣予見註已詳茲不復註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
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
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
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
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
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

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

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

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

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比顛顚顏空持舊

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

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

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

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

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齊賢曰馮衍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

老竟逐之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天父母也蘇少卿詩結髮為夫妻韋昭國語注緬猶邈也古今注鴛鴦水鳥鳬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謂之匹鳥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六

謹案卷五第二頁前行君子有所思行刊本脫
思字據本詩題增

第三頁前六行是汚吾行也刊本汚訛少據說苑
改

第三頁前八行隰侯重杖楯伏炭刊本炭訛哭據
說苑改

第三頁後四行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按崔豹古
今注朝日作明月

第六頁前八行如刻削土木刊本句下衍九隨風
三字據王子年拾遺記刪

第六頁後四行隴西道刊本西訛有據唐書地理
志改

第八頁後八行陣解星芒盡刊本陣訛車據全唐
詩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侯應曰刊本侯應訛應侯又北
邊塞至遼東外刊本遼訛其據漢書匈奴傳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諸習氏有佳園池刊本脫氏字
據晉書山簡傳增

第二十頁前七行吾尋黃綺翁按別本作扁舟尋
釣翁

卷六第一頁後二行掌達天下之六節刊本下訛
予又門闕用符節刊本闕訛闕並據周禮小行
人職改

第三頁前三行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刊本前

金史四庫全書
字一字俱訛亦據郭茂倩樂府詩集改

第三頁後八行上過欲宿刊本過欲訛欲過據史
記張耳傳改

第五頁前五行自小坻至雲陽刊本坻訛其今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沐前看月光按別本看作明又
舉頭望山月按別本望作見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徐錫福

謄錄監生臣陸肇脩